

沉重的岁月

山东人民出版社

甲

沉重的岁月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沉重的岁月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85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书号 10099·1539 定价 1.05元

目 录

沉重的岁月……………[日]津村节子著

金 中 译(1)

小红马……………[美]约翰·斯坦贝克著

孔 祥 义 译(151)

套在火山上的锁链……………[比利时]阿斯特尔·别尔克霍弗著

邹 烈 贞 译(245)

沉重的岁月

〔日〕津村节子 著

金 中 译

一章

今天早晨桂策去上班时说的话，章子感到怅然。平时他都说“我去一下就回来。”今天竟说了句“再见”。

“哟！怎么能说‘再见’呢？”章子上去就责问他。桂策也许是无意识的，被章子这么一说，才理会到自己说错了。

章子送走了丈夫，收拾好碗筷，打开洗衣机，扫起地来。这时，她已经把丈夫说错的话忘记了。她用冷饭炒成蛋炒饭给儿子阿工吃，自己吃烤面包，喝红茶。吃完午饭，她蓦地又想起早晨桂策说的话来。

对桂策来说，这个家或许不是非回来不可的老巢，只不过是休息一下翅膀，暂作停留的树枝而已。或许这并非是他说错了话，而是他真情的流露。

在这所住宅盖起来以前，桂策和章子住在公寓里。四年里换了四个住处。每搬一次家，房租就便宜一点，可是离市中心却越来越远，房间也越来越小。

大凡住公寓都是订两年合同。除了预付房租外，还要交押金，权利金或礼金等等。一旦退租离开公寓，押金还可以退还几成，但权利金和礼金就此拉倒了。每次搬家恰好又在合同有效期间，四年中就交了四次权利金，这笔款子是相当可观的。再加上托人搬家也都得花钱。

房租即便稍微便宜一点，也抵销不了上面所说的这些费用。桂策一旦想起搬家，便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把新居找好。新居再远，房间再小他都不在乎，仿佛搬到新地方去住，有一种魅力在吸引着他。

搬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桂策回家也早，常常在觉得新鲜的街上四处转转。有时，还跟章子一起上澡堂，赶庙会，在附近结识几家熟识的饮食店，日子过得很痛快。

然而，等到家具收拾停当，知道了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跟公寓里的邻居也开始熟识起来，附近的地理在脑子里也有了个数，生活逐步走上正规时，桂策也就对这地方开始厌烦起来。

住公寓就象住旅馆一样，说走就走，似乎很合乎桂策的性格。也许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他就感到无聊、受不了。有一种男人，只要有了家就心满意足，并且觉得自己有了责任。相反，桂策觉得家庭是一种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额外负担。

搬到这儿来还不到一个月，从以往的例子来看，他该还没有稀罕够。可是近来他只有四五天是十二点以前回家的。

住公寓时是这样，搬到这儿来以后也是这样，因为家里没有电话，回家时间晚一点也没法通知家里。章子每天晚上准备好晚饭等着桂策，如果到了时间桂策不回来，她便自己先吃，到十二点就睡觉。因为独个儿在家里一直等到深夜，实在感到局促、无聊。

桂策不上班时，只要出去就喝酒。一喝酒，就很少在十二点以前回家。自从来到靠借债度日的纺织工会办公处上班以后，他开初还不喝酒，但一俟工作上了轨道，就一连好几天总是很晚才回家。

然而，作为一个丈夫起码的义务，每晚必须回家，即使在家里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接着又去上班——这一点桂策是做到了的。章子也认为这是丈夫的诚意。因此，她从未查问

丈夫在外面的行动。

这一天，桂策说了一声“再见”出去以后，直到第二天天明也没有回来，或许他没有空回家，接着又去上班了？章子算了算时间，想给办公处打个电话。可是这儿不能直接打到东京都内去。到邮局里去打，白天特别忙，听说有时要等两三个小时。想安装个电话，但线路太少，到黑市上去对付一个，虽然也不是办不到，可是价钱很贵。

即使花很高代价装上电话，平时也几乎没有用处，而且往东京都内打电话，得等好长时间，真有了急事也给耽误了。从这里过去一站是武藏关，那边算是市区，单为了打个电话，特地坐电车去一趟，又嫌太麻烦。再说丈夫只有一夜没回家，就往他上班的地方打电话，也显得太不懂事了。

章子想：桂策昨天在外头过了夜，今天晚上肯定会早点回来。她做好饭等着他，可是过了十二点，桂策依然没有回来。

这地方属北多摩郡，本来是东伏见稻谷神社后面的一片山林，神社卖掉其中一部分成为房地。除了章子等几家人家以外，在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户象用筷子搭起来似的屋架。再往远处便是稻谷神社的一片杉木林。

自来水管、下水道和煤气管道都还未引到此地。由于电压低，电视显象也不清晰。一到傍晚章子就早早地把套窗关严，加上两道锁，再打开显象模糊的电视机，和儿子阿工说点闲话，或者给孩子翻翻画书，消愁解闷。缺乏经济观念的桂策，在搬到这儿以前，还住在公寓里的时候，受了一个电器行推销员的怂恿，买了这架电视机。当时他借口自己经常不在家，为了让妻子在家不感到寂寞。可章子说，家里的经济

并不宽裕，表示反对。当时在一般家庭里还很少有电视机，哪家有了电视机，附近邻居的孩子们常来串门看电视。可是这一带却很少看到孩子们。

等到阿工睡着以后，她便坐在小桌前开始写稿，可是只要听到一点点声响，她的神经就会紧张起来。四周没有一家能叫得应的邻居，家里又没有电话，守着才两岁的阿工，度过这漫漫的长夜，与其说是寂寞，还不如说是恐怖和不安。然而，要是跟桂策讲起这些事，他就会说：这房子是你自己愿意盖的，这地方不也是你自己找的吗？

头一天夜里桂策没回家，说是时间晚了，没法通知家里还情有可原。如果今天晚上再不回来，那只能认为他出了什么事。虽然以前从未感觉到他有外遇，但这种事在社会上是屡见不鲜的。如果认为只有自己丈夫例外，那就未免太糊涂了。

或许发生了什么事？她甚至想到了救护车。但桂策身上有笔记本、电车月票、身份证，完全可以证明他的身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来通知家属，是不是他倒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了呢？

不，他说“再见”，并不是说错了话，也不是出于想离开这个不是由他本意建立起来的家的心情不慎脱口而出，说不定他早就作好离开家的打算，才向章子告别的。

想到这里，章子顿时感到焦躁不安起来。可是这么深更半夜该到哪儿去打听呢？心里拿不定主意。这么晚了，末班电车也已过了时间。乘电车去新宿，虽然花三十分钟就能到，但这儿是个快车不停车的小站。住在这偏僻的地方，一到夜里真叫人惶惶不安。

桂策是个性格放浪不羁的人。还在学生时代，有一次他

事先未确定好目的地突然出去旅行，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才寄来一封明信片。结婚后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对他来说，这也许也当作旅行？要不就是老把他圈在家里，他觉得闷得慌，又驱使他出去旅行了？章子和他结婚快五个年头了，可是她仍然摸不透他的心思，因而感到黯然伤心。

因为一次又一次无休止地搬家，使得章子在精神上 and 体力上都感到疲惫不堪，因而她才产生了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宅的非份之想。

每次搬家，桂策事前都不和章子商量，等到合同订好后才告诉她，桂策只顾找公寓，订合同，一切善后事宜都得章子来操办。

到区政府去办理户口的迁出迁入；到邮局通知住所变更；找搬运夫；向邻居告别等等，不用说这都是章子的事。搬家时，他不插手还不要紧，一插手，反而找麻烦，添乱。

章子必须把座钟、花瓶、碗碟之类的东西放进预先买好的纸箱里，把容易打碎的东西用旧报纸裹好塞紧，并且考虑到取出时顺手，凡放在同一橱柜的物品都装在同一纸箱内，再记下箱子里所装的东西。否则打开纸箱时，桂策就会乱七八糟摆满一屋子，弄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法收拾。

只有在家具搬出搬进时才用得着桂策帮忙，但他曾经做过胸廓成形手术，切除了五根肋骨，这样的身体不但不能搬笨重的东西，倒反碍手碍脚，给搬运夫添麻烦。

按说，至少他跟着装上家具的汽车到了新居后，该指挥一下家具行李放在什么位置。可是有时候，等到章子打扫完

旧居，关好煤气管，把钥匙送还给房屋管理人，乘电车到新居一看，房间里塞满了家具。桂策还埋着头读他的旧日记和信件。搬运夫已经走了。两个人搬不动笨重的家具，夜里又无处睡觉，没办法，只得得到桂策的弟弟的公寓里临时借住一宿。

自从接受了那次教训之后，章子使用方格纸画好家具安放草图，预先交给搬运夫。最麻烦的是搬进只带一个壁橱的那间六铺席大的公寓那一次。那公寓不但没有厕所，甚至连自来水龙头也没有。章子决定搬往那公寓时，把家具的尺寸缩小，画成图纸，象搞什么设计似的在方格纸上布置好那间仅有六铺席大的房间。

当搬运夫和桂策一起到达公寓时，都硬说这么多东西要放在一间六铺席的房间里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按照章子给他们的图纸，不但放开了双人床、菜橱、衣柜、小橱、书架，还安放好结婚时同人杂志的同事们送的樱桃木的书桌和章子用来搞裁缝副业用的缝纫机，而且还余出一铺席的空间。

有了一铺席的空间，吃饭时便可以把折叠式的饭桌拿出来用。桂太在书桌上写作时，章子可以在饭桌上写日记、写信或裁衣服，搞点副业。

假如把那张双人床处理掉，房间还要宽敞得多。不知为什么桂策和章子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张床是他俩租用一间八铺席的洋式房间时，章子在薄薄的铺席上铺上被子睡觉，着了凉得病后，才从一家旧货商店买来的。那张床也许是外国人用过的，比日本人的床长。他们把书架放在床头后面，书架最低两格被床头挡板挡住，所以底下的书就拿不出来了。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章子就没有站的地方，只得上床。即使这样别扭，她也没有想到把床卖掉。

这家公寓是一家农民作为副业盖起来的。周围几乎都是那家农民的土地。什么遮蔽物也没有，因此室内的光线和通风都很好，近处还有一片树林和一条清澈的小河。

自然环境虽然不错，可是房屋设计得外行，起居很不便。因为造价低，墙壁很薄，邻居家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而且厨房是几家合用的，煤油炉都放在一起，连邻居家吃什么都一览无遗。

厨房在公寓尽头。做饭时，从窗户可以看见男人们下班后从电车站那面经过田间的小径，跨过小河上的木桥，向公寓走来。

从这里走过的有双职工的年青夫妇；有家里还有吃奶孩子的警察夫妇；有自炊的大学生；还有一家似乎是买卖遭到破产、从举止态度来看过去曾经过着优裕生活，因而现在住这样的公寓显得不大相称的买卖人；此外还有一家做接客买卖的小老婆。住在这个公寓里的女人们，只要看到丈夫的身影，便急急忙忙地把饭端到屋里，把菜汤热上。丈夫们大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回家。一家人虽然只有一间屋子，却可团团圆圆吃晚饭。幼年时失去了父亲的章子对家庭生活的向往格外强烈。她以为早年死去父母的桂策一定也跟自己一样。可是桂策对新婚生活只不过新鲜了两三个月。

章子总是避开这一混乱时刻到厨房里去做饭。这时女人们都已回到屋里开始吃饭，可是还不见桂策的影子从田间的小径中回来。有时候她怅然若失地从厨房的窗户往外看，竟忘了开电灯。吃完饭到厨房来洗碗碟的主妇们，一见章子独

个儿在黑暗中站着，吓得失声大叫，附近住着的大学生闻声立刻赶来。

章子发觉自己怀孕时，感到在这样小小的房间里生孩子有些不安。但又一想，有了孩子或许可以把自己从孤独中解脱出来，桂策也可能多少会对家庭重视起来。

房子虽小点，但空气清新，室内阳光充足，外面绿树成荫，可以说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健康的环境了。章子已经二十七岁，生第一胎已不算太年轻了。即使再等些日子，看来也没有指望住上更宽敞的房子。

孩子比预产期晚几天生了下来，但体重却比一般男婴儿的标准低得多，只有2500克，几乎和“未熟儿”差不多。虽然没有被放进保育器里，但在雪白的产衣上却挂着“需要注意”的牌子。长长的婴儿车上并排睡着六个孩子，当车子推到母亲们跟前来喂奶时，章子从这些婴孩中，一眼就认出挂着红牌的是自己的孩子阿工。

喂奶时间是三十分钟，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不喂饱，就得跟自己孩子分开，等到下一次时间再喂。可是，不知什么缘故，阿工老是睡着，不管怎样把奶头塞到他嘴里，他总是不醒。护士教她捏住他的鼻子让他张嘴，或者拧他的脖子让他醒来，可是这些办法在阿工身上似乎都不起作用。

孩子不吃奶，等回到新生儿室后，肚子饿了就会醒来。可是，这时候再哭再闹，不到规定时间也捞不到吃奶，于是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正睡着的时候又被带来喂奶。

想到这儿，章子担心起来，使劲地摇晃还挺不起脖子来的阿工。每当夜深人静，人们都熟睡时，只要从远处新生儿室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她就以为那是饿醒了的阿工，顿时感

到乳房膨胀起来。护士提醒她说，阿工的体重一点儿没有增加，要她多加注意，她只是心里干着急。

从市中心医院出院后，章子带着阿工寄居在娘家姐姐家里。这样，喂奶时间可以不受限制。孩子醒着的时候想吃奶就喂，章子也就放心了。但是阿工醒着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正好相反，依然是老在白天睡觉，一到半夜就大哭大闹。姐姐家附近邻居少，还不要紧。一回到公寓，和隔壁邻居家只隔一层薄薄的板墙，孩子一哭，心里就忐忑不安。

不管什么时间，只要阿工一哭，章子立刻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由于奶未胀就喂孩子，一会儿就被吸干了。焦虑和不安似乎也影响出奶。

阿工半夜里老是含着奶头，一不满足就又哭又闹。桂策本来睡眠时间已经不够，再被孩子一闹，便训斥章子：

“别把孩子弄哭啦！”

这时，章子只好抱起孩子跑到外面去。

也许是由于这一带的空气比市中心清新的缘故，晴朗的夜空里，星星显得格外美丽。章子仰着头在田野里踱来踱去，纷乱的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

后来，章子想：白天把孩子弄得疲劳些，晚上可能会睡得好些。她打开窗户，把孩子脱得精光，晒日光浴，又把他的手脚曲拢伸开做体操。想带他去澡堂，但放到大澡盆里似乎又放心不下。于是她每天在屋里给孩子洗一次澡。

室内规定禁止使用煤油炉子，温牛奶，烧开水都得到相距很远的公共厨房去。温牛奶用的开水还可以倒在暖水瓶里提回来，而洗澡用的开水得用大锅往屋里端，这是个力气活儿，而且也很危险。

阿工不大爬来爬去，但已经能抓住什么东西站起来了。其实孩子想爬，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有一天饭后，章子擦干净桌子到厨房去，把洗好的碗碟放进篮子提回来时，听到阿工异乎寻常地哭声，她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跑进房间一看，放在桌上的暖水瓶倒了。阿工的衣服上，周围的铺席上都冒着热气。

听到章子的哭叫声后急忙赶来的邻居们，有的说被开水烫伤了胳膊和腿，用植物油抹一抹就好了，有的说该涂上点生豆酱；有的说用擦菜板擦点土豆丝摊在布上包在烫伤处；有的说用埋在雪底下的树叶拧出来的水涂在伤处，将来不会留下伤疤；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章子反而被弄糊涂了。最后只得把孩子湿衣服脱掉，用浴巾将孩子裹起来飞快地去找小儿科医生。医生笑着说，你不听那些外行的疗法，把孩子抱来就做对了。

那暖水瓶里的水温也许已经下降了，孩子又穿着长裤和长袖的衣服，开水没有直接烫在肉上，所以后来痊愈得比较快，要是留下伤疤，章子一辈子都会感到对不起孩子的。

阿工该断奶了，必须先从夜间开始。可是孩子一到半夜仿佛不知害怕什么东西，老是哭个不停。孩子一哭，章子又怕打扰桂策和邻居，只得让孩子含着奶头。但阿工太惊醒了又爱哭，父母的情绪如不好，就会立刻影响到他。

桂策这一段时间上班的地点很远，工作又忙，预定在同人杂志发表的作品也没有时间写，心里很烦躁。章子本来想，有了孩子后，孩子的天真可爱或许会吸引住桂策，使他顾家。可是半夜里喝得醉醺醺回家来的桂策，老看到阿工令人心烦地大哭大闹。桂策一动肝火，阿工就哭。阿工一哭，

桂策更加烦躁不安。

桂策被阿工哭得受不了，拿起烟灰缸朝着玻璃窗扔去。

“哗啦”一声震响，阿工被惊呆得突然抽起风来。眼睛翻白，磨牙，身子发硬。桂策一看这情景，酒顿时就醒了，也来不及脱睡衣，披上大衣，抱起阿工，向外奔去。章子心慌意乱，担心阿工会死，也顾不得脱睡衣，披上大衣，跟在桂策后面撵去。

两人在马路上拚命地跑，跑到经常就诊的小儿科医生大门口。一按门铃，没有动静。人们都已入睡。静悄悄的院子里，只听得门铃的响声，却不见有人起来开门。

章子跨过旁边的便门，跑到同诊所和走廊相连接的正房门下，拚命地敲套窗，一边使劲喊道：“医生！医生！请救救孩子。”

大门上的灯亮了，穿着睡衣的医生的妻子把门打开了。当阿工被放在诊察室的床上时，抽风已经减轻多了。

医生说：抽风是由高烧、癫痫、破伤风感染等各种各样情况引起的。阿工是因为过度兴奋。为了防止他咬破舌头，只要用木筷子卷上纱布，塞在他的上牙与下牙之间，再松开衣服，让他静静地躺一会就会好的，虽说抽风本身不能造成死亡，但从那以后，只要孩子一抽风，章子就慌乱不堪，难以保持镇静。

周围的环境虽说还是比较有益于健康的，可是一家人的活动范围只有两平方米那么大，作为人们起居的地方已经超越了可以忍受的界限。章子对阿工能否长大渐渐丧失了信心。桂策心里烦躁，大概也是由于上班远，房子小等原因。

章子下决心向住宅金融公库贷款，自己盖一所房子。打

小时候起，章子就很少抽签抽中过，以前曾参加过少女杂志优秀作品评选奖，抽过彩票，但却一次也没有中过。可是，她听说住宅金融公库是根据由申请贷款人抽签时落选次数的多少获得优先权。

根据公库贷款的金额最低限度，章子画了一张面积为十五坪^①的设计图。因为房地尚未决定，她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地形，画了好几张草图。搬家时她曾经画过家具配置图，看来她似乎很喜欢设计。

与家具配置图不同，这张十五坪的住宅设计图使章子的梦想无限地扩展开来。一开始画，她就入了迷，甚至忘掉了时间的消逝。

“你在搞什么？”

当桂策问她时，她说正在设计不久后自己要建造的住宅。她把一叠叠的设计图拿给桂策看，可是他却毫不动心，只是笑了笑说：

“你好象是在做梦。”

可不是在做梦，因为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租地盖房子，首先也得弄到地皮。金融公库的贷款金额，按照当时的规定：每坪的建筑费为三万三千日元，十五坪需建筑费四十九万五千日元，但公库只贷款给百分之八十——三十九万六千日元。此外装煤气，按自来水，筑水槽，打围墙，筑大门等附属工程也需一大笔款子，这些钱都从哪儿来？眼前一点门儿也没有。

桂策在五兄弟中排行老四，三个哥哥分别经营着造船、

①坪——日本的面积单位，一坪等于3.305平方米。